

生活百味

食趣

■韩功勋

民以食为天,吃,是一件大事儿。

在我的老家周口,饭点儿前后,大伙儿见了面,说闲话,开口总会说:吃罢没?直截了当。当然,吃罢也好,没吃也罢,哪怕是你肚子咕咕叫,也得打起精神,说,这不,刚吃罢。热情点儿的,耳朵尖,听到了你的肚子叫,便客气道:今儿别走了,上家去吧。你心一软,没有经得起让,跟着进了院子。嘿,主家锅里还真不一定下你的米。你还别说,这真不是农家的虚情假意,类似一问一答的场景,我打小就熟悉,大家伙儿相处得都不错呢!

大学刚毕业那年,我在信阳找了份工作,租住在一户农家。同院有个驻马店的,晚上往家里打电话:喝汤了呗?我问他,你们那里晚上都是喝汤的吗?这位伙计笑了笑,说,并不是喝汤,是一种寒暄,像是英语中的“Nice to meet you”。这样解释,我顿时明白了。再想一想,“喝汤了呗”又好像很洋气的样子。

这户农家有个宝贝孙子,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幼儿

园上学。有一天早上,房东大娘要送孙子去幼儿园,起晚了,做一顿丰盛的早餐似乎来不及了,但她有办法。打开天然气,添上一碗半自来水,不消三分钟,锅里的水咕嘟咕嘟翻了花,大娘迅速把方便面丢下去,水花一时给压下了,被撕开了的油料包、干菜包也跟了上来,锅里刹那间热闹了。孙子在一旁,一边揉着哭红了的眼睛,一边伸着头往锅里瞄。

不仅是方便面,早上吃热干面的信阳人,也大有人在。

我的胃不太好,这样的吃法,一时是难以接受的,因此我格外佩服这位小小年纪的孙子,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早饭能对我胃口的是米粥、咸菜,如果能隔三差五喝上一回胡辣汤,就再好不过了。

我们村里就有胡辣汤小店,来喝汤的多是干零活的,他们赶时间,饭量大,吃得又快又多。也有另类,坐在那里细嚼慢咽,有滋有味地享受早餐时光。

胡辣汤到了东莞,就有了某些变化。有一年出差,在那里待过几天,每天都是米饭米饭,吃得够够儿的。一天早上,我在街上转悠,看到一家卖胡辣汤的,便兴冲冲地钻进店里,要了一碗,不承想,一口下肚,味儿完全不对,像是中药,大煞风景。

这些年,也去过别的地方。在唐山,豆浆不是用杯子装,而是细长的塑料袋,攥在手里一股暖流一样。芥末作调料,天津人习以为常。泡馍,初到西安,最好先吃牛肉的,不然,你可能受不了那么大的膻气。

前天,单位一个同事送了一兜馒头,附带一瓶酱豆。馒头是杂粮做的,混合着五谷的香味,酱豆色泽金黄,咬一口蘸着酱豆的馒头,一下子出现一个月相来,像是上弦月。

古人说:民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吃,不仅是一件大事儿,还是一件需要慢慢参透的事儿!

生活随想

喝茶记

■贾国勇



在故乡淮阳,人们所说的喝茶是指劳动后一身臭汗、口干舌燥的时候,端起凉白开一饮而尽的动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这样的动作才是喝茶。1992 年春天,我离开淮阳到省会郑州谋生活,才真正接触到了茶叶以及茶文化,才知道人们口中的“喝茶”并非喝白开水,而是喝茶叶浸泡的水。还知道,喝茶的动作很有讲究,比如,端起茶碗一饮而尽的喝法叫牛饮,是一种非文雅的行为。标准的喝茶方式是右手端起盖碗茶,左手轻提碗盖露出一条缝,用嘴轻轻吹拂漂浮在茶水上的茶叶,细饮一口,在嘴中千回百转,品咂其味,然后作大悟样点头,对茶伴说出茶名、茶种、茶品来,才能称之为细啜名种。

1992 年之前,我在当时的淮阳县土产公司业务股工作。业务股老采购员陈新周爱喝茶。记得有一次,陈新周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沏了一杯浓茶让我喝。那是我真正地喝茶,也是第一次见到茶杯。感觉那茶杯之小,和喝酒用的七钱杯差不了多少。陈新周特意说明,请我喝的是云南普洱,属茶中上品。我却如猪八戒吃西瓜般一连饮了几杯,仍未解渴,也未品咂出滋味,就和他商量用大碗来盛,让我过过瘾、解解渴,他哈哈大笑说:“你还是那种豪爽脾气!”

我知道陈新周所说的“豪爽”并非真正的豪爽,而是指“痞气”和“俗气”。当我带着这种“豪爽”来到省城一家报社做编辑后,没有多久劣根性便暴露无遗,并且经常授人以笑柄。某次参加产品新闻发布会,会后,企

业安排会餐,我坐到餐桌旁后,立即端起盖碗茶一饮而尽,服务员过来给斟上后,我再次端起茶杯一饮而尽。我连喝了七八碗,服务员给我斟了七八次。我意犹未尽,打算再饮,忽听耳畔传来“哧哧”的笑声,抬头去看,笑声顿止,服务员手执紫砂茶壶站在那儿,面无表情。看到大伙儿都在细饮慢品,想想自己的样子,顿时大窘,忙正襟危坐,再不敢喝了。

或牛饮,或细啜,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在为选择饮茶方式费尽心机,直到遇见青年作家李航,才慢慢接受了茶文化。当年,李航是淮阳中学生文学创作队伍中的翘楚,高中没有毕业就出版了文学作品集《红帆船》,后来,在郑州做起了生意,闷声发大财。李航请客之前,总要带大家去茶室喝茶。于是我学会了喝茶,习惯了喝茶,感受到喝茶是一种情调。

再后来,我到郑州一企业做高管,在办公室里支起了茶台,用来招待生意场上有往来的客人。有一段时间,茶台前常常聚满了喝茶的人,每天能喝掉二斤茶叶。大家高谈阔论,茶却喝得文质彬彬。喝茶就要准备上好的茶具,紫砂或是其他材质的茶具,我准备了好几套,最中意的是一位朋友送的水晶茶具,晶莹剔透,如今却躺在地下室的库房里睡大觉,再也用不着了。毕竟,我退出“商业江湖”之后,已经恢复了牛饮,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手里总是掂着一只大茶杯,里面是泡得浓酽的茶水。口渴了,拧开茶杯盖子,“咚咚、咚咚”,一气饮上大半杯,非常解渴。

身边美景

桨声灯影里的闫沟河

■丁志英

暮色如纱,漫过飞檐翘角,闫沟河似沉睡佳人悠然苏醒。我静倚观景台汉白玉栏杆,看十年时光,将淤塞旧梦酿成月光下潋滟的璀璨星河。

往昔,柳絮飘飞的傍晚,闫沟河如被岁月遗弃的断弦琴。荒草在断壁残垣间编织灰暗记忆之网,腐叶于死水中沉浮,散发陈腐气息,一声叹息惊起苇丛飞鸟,划破残阳,如凄美悲壮画卷。

不知何时,清泉如灵动精灵注入,奏响重生之歌。两岸垂丝海棠提前绽放,似胭脂云霞落入澄澈水中,为闫沟河披上梦幻嫁衣。

今夜,闫沟河宛如流动琥珀。双虹桥霓虹闪烁,揉碎两岸灯火成粼粼金箔。小船划过,涟漪中似现老子骑牛、陈抟对弈之景。音乐喷泉冲天,水幕幻化成火凤凰

羽翼,惊艳夜空,引得游船桨声■乃,惊起白鹭,为夜景添彩。

樱花小径上,粉白花瓣如雪飘落,装点梦幻世界。垂钓老者静守,钓竿倒影如狂草舞动。对岸广场红绸扇翻飞,孩子笑声惊落玉兰。小吃摊热气腾腾,鹿邑口音的吆喝声混着食物的香气,在河面织就温暖之网。

小船穿过古桥洞,情侣私语惊起水花,孩子轻点水面搅碎星光。苍翠香樟叶飘进船篷,叶脉流淌十年光阴。

月光如水,沿白玉栏杆流淌,河水荡漾如老友低语,水波歌唱其奔涌的勇气,灯火摇曳古城不灭的魂魄。闫沟河,你是中原大地灵动的诗,是时光长河闪耀的星,照亮我前行的方向。

初心,在纪念碑上闪烁

■戴俊贤

人民英雄纪念碑

似一座永恒的灯塔高大巍峨

笑看风云变幻

喜迎东方的红霞万朵

每块浮雕,都是一段凝固的历史

讲述着血与火的惊心动魄

在苦难辉煌的历史长河里

一场比一场激烈壮阔

三元里抗英的大刀长矛

在硝烟中挥舞着不屈的意志

金田起义的烈焰

点燃了农民反抗的熊熊烈火

辛亥革命的枪声

将封建专制的沉沉夜幕打破

五四运动青年的呐喊

唤醒了沉睡在黎明前的中国

五卅运动的洪流

冲击着帝国主义的枷锁

南昌城头的号角

吹响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壮歌

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

中华儿女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化作挽救危亡的图腾载入史册

解放战争的金戈铁马

荡平了“三大战役”敌军的残兵败将

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豪迈

迎来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新中国

每一块碑石,都是一颗初心

是人民英雄对国家对人民的承诺

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他们用血肉之躯换来了我们的幸福生活

我站在纪念碑前心潮起伏

禁不住抚摸岁月留下的斑驳

扪心自问:初心还记着吗

在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如何续写新的传说

清明的微风轻轻吹拂

我看到祭奠的鲜花越来越多

一队队红领巾让先烈欣慰

初心映照着红心颗颗